

迈克尔死后,有人继续借他的名赚钱



侯燕俐等著
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该书吸纳了新华社洛杉矶分社记者威恒和曹卫国提供的一手资料。书中介绍了迈克尔·杰克逊的童年生活、音乐之路、慈善事业以及他生前的好友们,同时也分析了迈克尔·杰克逊诸多负面新闻的真实性。他多年受到皮肤病的折磨,他与戴安娜·麦当娜也曾有着私密的接触,但却保持了摇滚歌手不常见的克制……

上期回顾

一定意义上,父亲的严苛、无情甚至残忍,刺激了迈克尔。但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早年的训练,迈克尔的艺术成长历程和音乐表现是否会达到今天的高度。长期的耳濡目染中,迈克尔也培养了自己的商业敏锐度。更重要的是,他选择了两个重要的市场操盘手:一个是律师约翰·布兰卡,一个是迈克尔森。

人物传记

迈克尔的一幅肖像卖了210万美元

不只是在音乐版权上独领风骚,上世纪80年代的迈克尔还做成了几笔赢利丰厚的转让交易。他的个人名牌已经到了可以不断撬动新的商业机会的时刻。这时,另一个操盘手迈克尔森恰如其分地出现了。

在“绿色饭店”举行的《胜利》演唱会记者招待会上,迈克尔森管理的球员中有位新泽西将军队的球员赫斯特·沃克将迈克尔介绍给迈克尔森。作为公认的市场操盘手,迈克尔森说服全美橄榄球联盟(NFL)球员协会由他处理该协会名称出让事务,将其用于各种商品,小到咖啡杯、钢笔,大到T恤、头盔,从中获利数百万。

1984年末,迈克尔森与约翰·布兰卡联系,提出在市场上推出迈克尔·杰克逊成衣计划,“我开价预付150万现金。”迈克尔森回忆道,“但布兰卡说,太晚了,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笔300万的生意。”

“哦,我说的是150万吗?”迈克尔森说,“我是说1000万。”

布兰卡口气大极了。“我们回头再说。”他回答说。布兰卡再打电话来时,说1000万仍不够。

“于是我提出1500万。”迈克尔森说,“布兰卡说行,但他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还嫌太少。”最后达成协议时,迈克尔得到的承诺是2800万。交易达成后,迈克尔森赚了100万,加上经营这个5年项目的年薪25万美元。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名称转让交易,最后就等迈克尔同意衣服的设计了。迈克尔森清楚迈克尔喜欢什么。

“迈克尔自我意识极强,我

于是让设计师照着他在电视上的服装做,原样照搬。”他说,“我们将服装拿到世纪城约翰·布兰卡的办公室,迈克尔正戴着墨镜坐在那儿。他打开第一盒子,拿出一件他在演唱《Thriller》时穿过的那种夹克,接着是一件他在演唱《打败它》时穿的夹克——基本上都是他穿过的样式,一件接一件。”

“迈克尔简直乐疯了。”迈克尔森说,“他喜欢这些衣服,他不停地欢呼:你真了解我。然后就对布兰卡说,和这人签合同,我喜欢这些衣服!”

后来,迈克尔森发现自己迷上了洛杉矶当地画家布雷特·利文斯顿·斯特朗的作品后,就与人签约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客户介绍给迈克尔。“我知道他们会合得来。”迈克尔森说,“布雷特年轻英俊,瘦削金发,说话温柔,完全是迈克尔喜欢的那种类型。”

果然迈克尔同意布雷特给他画一幅肖像。该画完成后,迈克尔森告诉迈克尔他将拿这幅画卖100万美元。“鲍勃,”迈克尔摇摇头说,“你真疯了。”

一位日本商人出的价不是100万而是210万美元,但条件是让迈克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这一交易并出席该商人在东京一座价值2000万美元的娱乐中心的开业典礼。

据报道,已收了50万美元预付款的迈克尔这时最激动的是他又可以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这一交易价格创造了活人肖像画的最高纪录。

迈克尔如约参加了该画的揭幕仪式。但提到该他出席东京那家娱乐中心的开业典礼时,他拒绝了。

结果那日本人就一直穿着和服站在那里等迈克尔出现。成

千上万的人被邀请出席这一活动。那日本人丢尽了脸面,后来就音信全无了。据谣传他是在躲避日本黑社会的追杀。

与此同时,布雷特·利文斯顿·斯特朗于1994年在勒夫兰庄园为迈克尔又画了一张正式的肖像画。与他捣乱儿童的阴谋相对,这幅画描绘的是光着上身的迈克尔正与赤裸的仙女们交谈——杰克逊阵营的企图明显是想表明迈克尔是同性恋。这幅画也将挂牌出售,要价200万美元。

名人品牌效应起到了示范作用。后来,新英格兰爱国者橄榄球队前任老板兼体育场管理公司总经理查克·沙利文斥资1800万买迈克尔的姓名权,用于除娱乐业外的所有商品类别,包括另一个服装项目,以及玩具、太阳镜和男女适用的“魔力节奏”香水等商品项目。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迈克尔实际上已闭门不出,所有项目均告大败。这场灾难使查克·沙利文损失3000万美元,被迫破产。

在十几分钟里,他买空了一家工艺品店

事实上,再怎么开源,如果没有节流,早晚也会亏空。而这一点不会因为明星的身份而有所改变。

迈克尔的奢华消费曾经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他在1988年以1700万美元的价格在加利福尼亚购入1000公顷土地,建立著名的“梦幻岛”牧场,维护费用每年高达500万美元。在数年没有出唱片的同时,他每年花费就达到3000万美元。

在《和迈克尔·杰克逊一起生活》的纪录片里,迈克尔和记者马丁来到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古董店,买了地球仪和国际象棋

桌,其中后者是八万九千美元。

不过迈克尔说的是“才八万九千美元”。还有一款蓝色高级艺术瓶,每个275万美元,两个大约50万美元左右。

迈克尔指着店主说:“他会打折的。名人也喜欢讲价。”

2006年,在另外一次电视访谈中,杰克逊在镜头前现场示范了一次如何花钱:在十几分钟里,他一个人买空了一家工艺品店,百万美元一下子就拿出去了。包括十几万美元一套、宝石雕刻的国际象棋,买了一套,再订不同花色的另一套。

至于出入必是豪华飞机,供养一个庞大的个人生活服务团队,到全世界最奢华的角落不停地度假,等等,这些日常开销轻易就累积至天文数字。

2005年的变童案中,杰克逊前任会计师作证,说杰克逊一直入不敷出,每年亏空2000万到3000万美元。

1993年的那桩案件,杰克逊付了几百万美元让对方撤诉。2005年变童案,杰克逊选择了对簿公堂,最终被判诉讼不成立。诉讼的律师费也花了杰克逊数百万美元。

2005年,杰克逊应巴林二王子阿尔·哈里发之邀,去巴林度假并接受了其大量金钱资助。但后来哈里发提出希望杰克逊出唱片和自传时,却遭到拒绝。于是巴林王子提起诉讼,要求赔偿700万美元。最后杰克逊还是赔钱和解了事。

作为“财富高净值”的个人,文体明星们常常是投资银行家们青睐的客户。杰克逊一开始陷入危机时,美洲银行就安排了一笔私人交易,慷慨地借给他1.4亿美元还债。这笔债务在两年后就变成了2亿美元。

而今,迈克尔·杰克逊突然间撒手人寰,引发震动和不安的同时,也激发了新的商机。最受摧残和打击的当属杰克逊演唱会的承办方AEG。据《联合早报》报道,杰克逊原定7月13日开始的演唱会门票一共发行了75万张,今年3月开售后,数小时即抢购一空,承办方AEG公司当即即将5200万英镑归入囊中。但如今,却面临8500万美元的退票总金额,9个月的演唱会场地租赁,这很可能导致AEG破产。

根据Billboardmagazine,因为迈克尔突然去世,为此演唱会投资的AEG公司不能拿到保险金将会赔偿4000万美元。

与此同时,各大音像店的迈克尔·杰克逊专辑,被抢购一空。索尼音乐公司负责人表示:“将请所有的合作厂商协助,以消化突然涌进的大批订单。”美国一个名为“In Memory Of Michael Jackson.com”的网络域名现在正以近十亿美元公开叫价,另外一个名为“Michael Jackson The King Of Pop.com”的网络域名的标价则相对合理,为一千万美元。美国拍卖网站Ebay上,与杰克逊相关的内容目前正以每小时一千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其中最疯狂的卖家无疑是宣称出售“杰克逊头发”的那位,每一缕头发叫价五千元。

而在淘宝社区中,也有网友在隔天上午就赶制出50元(MJ今年50岁)一件的纪念T恤、汽车贴纸等,生意火爆。迈克尔·杰克逊从5岁出道,穷其一生,一直在不断创造商业价值,用吸尘器来形容并不为过,身价远不止10亿美元。他自己欠下巨额债款,几近破产,但他死之后,有很多人继续借他之名,赚得盆满钵满。

好友感觉颜丹青会和黎海风发生一些故事



刘爱武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颜丹青,与李建国结婚十年,在平淡的朝夕相处中遭遇婚姻之痒,后来她遇到了新来的上司黎海风;穆岚,单恋李建国十多年,被李建国拒绝后,选择了自暴自弃,把自己的尊严与如玉之身献给了一个男妓……四个女人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遗憾,也各有各的结局。

上期回顾

穆岚向李建国示爱不成,于是赌气来到酒吧找男公关陪酒,并且到酒店开了房。当男人发现穆岚竟然是处女后,破例没有收穆岚的钱,并且说自己喜欢上了穆岚。颜丹青和黎海风一起来到办公室,将黎海风介绍给公司的王总,王总有意让颜丹青去辅助黎海风,但对黎海风心存芥蒂的颜丹青脱口就拒绝了。

两性生活

黎海风点名要颜丹青做他的助手

颜丹青的表情自然逃不过黎海风的眼睛,她的过激反应在黎海风看来无疑是心虚的表现,事实也是如此。

黎海风在礼貌应酬各位同僚的同时,也在暗暗观察周围的气氛,他发现此时的主角并不是自己,颜丹青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她的慌张失态并没有让她的形象受损,相反,他们都以宽容的态度投以安慰的目光,就连王总也是如此!

不过黎海风的嘴角又开始上扬:“如果颜小姐能协助我,相信对我的帮助一定很大。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

“黎总,请讲!”

“王总,能不能让颜小姐离开综合部,给我做专职秘书,这样有助于我更快地熟悉公司业务。”

颜丹青吃惊地看着黎海风,她没想到黎海风刚到公司就想撤她的职,她的心里不禁有些愤恨。

黎海风若无其事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函件交给王总:“这是我的调令和介绍函。”

王总接过来看了看,笑呵呵地递给颜丹青:“哈哈,我和黎总还是校友呢!”

“是吗?您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黎海风颇为吃惊地问。

“是啊,不过,我只是个本科生。”

颜丹青接过函件看起来:黎海风,男,生于1973年10月20日,未婚。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精通英语和韩语……

颜丹青一边看着函件,一边愤愤不平地想,为什么他一

来就要和我过不去?昨晚我又不是故意怠慢他的。他对我那么凶,我都还没记仇,他倒开始报复了。看来这位新来的黎副总是心胸狭窄之人。

晚饭时,王总宣布了颜丹青去协助黎海风的事情。黎海风听完宣布后嘴角上扬,眉宇间似乎隐藏着某种得意。

颜丹青很勉强地笑了笑,没有说话。她的心里依然感到很憋屈。毕竟给他做助理,她是一万个不愿意。看着他那春风得意的样子,心里真是堵得慌。

颜丹青周末也被叫去加班

李建国出差了,临走之前他将冰箱塞得满满的。接下来是双休日,就算颜丹青足不出户,这些食品也够她吃两三天了。

李建国爱她,尽管他的言语不多,但他一直用行动关心她、照顾她、呵护她,并将对她的关心、照顾和呵护当成了乐趣,当成了丈夫对妻子行使的特权。他有那么一丁点大男子主义,喜欢自己的女人温顺得像只小绵羊。十年来,颜丹青已经习惯了她的照顾,习惯在他的面前做一个小女人,习惯将他当成一家之主。于是,一个无微不至照顾妻子并乐在其中的丈夫和一个心安理得接受照顾并怡然享受的妻子,在不知不觉中达成了一种互为满足的共识和一种互为需要的默契。

一个人在家无聊,于是颜丹青约了好朋友景灵出来逛街。景灵是一个快乐的精灵,珍视生活赋予她的一切。她曾被同学们公认为哲学家,说过许多旷世哲言。这些话都很有深意,都需要仔细琢磨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见到景灵后,颜丹青把最近的不愉快一股脑儿都告诉了景灵,并且把黎海风骂了无数遍。景灵听后,若有所思,她告诉颜丹青:“我有种感觉,你和他会在一起。”

颜丹青说:“那是,不知道以后他会怎样害我,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不止这些。”景灵继续说。“那还有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你生命中简简单单的一个过客。”

“哈哈,灵儿,你当老师真是屈才,应该改行去算命。”

第二天一大早,颜丹青的手机就疯狂响起来。看看时间刚过八点,昨晚她和景灵聊天到凌晨三点,这会正是睡意最浓的时候。美梦被搅扰,心里很是不爽:“谁啊?”

“是我!”冷冰冰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过来。

颜丹青一惊:“今天星期几?”

“星期天。”

星期天?不是星期一?强压着怒火问:“有事吗?”

“是的,我需要你加班!”没听错吧:“加班?”

“八点半酒店门口见。”

不是吧,真要加班?那怎么行,景灵还在这儿呢!“我有朋友在这儿,我得先送她回去。”

“一块儿出来,我送她回去。”

颜丹青泄气地说:“哦,这样啊,那你等着。”关掉手机,极不情愿地掀开被子下了床。

黎海风倚在他的爱车门前不时地看看手表,突然听到有人叫他:“黎先生!”

抬头一看,是个陌生女人。“我是颜丹青的朋友,我

叫景灵,是这样的,丹青请您先送我回家。”

黎海风眉头一皱,正想责问她为什么不下来,却看到景灵一脸灿烂的笑容。没等他开口,景灵接着说:“待会儿她会直接去办公室,不会耽搁加班的。黎先生,麻烦您了。”

上了车,景灵的话还挺多:“黎先生,刚到南京市,还习惯吗?”

“还行!”黎海风淡淡回答。

“听丹青说,从下周开始她就要做您的助理了,恭喜您!”

“恭喜我?”黎海风疑惑地问。

“恭喜您得到一位能干的助手。你知道吗?她和我在大学同学,她是我们学校有名的高才生。”

“高才生?有名的?”黎海风嘴角忍不住上扬,“请问……”

“南京大学!国家一类大学!”不等他问完,景灵抢先回答。脸上依然挂着盈盈的笑意,眼睛却像X光拍片机,黎海风感到自己五脏六腑都被她拍到了。

别看黎海风一副冷峻的表情,可在景灵面前怎么也酷不起来。景灵对付男人很有一套。这话说得好像有点难听,应该说与人交往很有一套。她的圆滑、她的智慧、她的才情,当一个中专老师真是大材小用。人各有命,可惜至今她还没有遇到伯乐。如果她是一个大公司的公关经理,一定会所向披靡!

黎海风要升职了

坐在宽大明亮的办公室里,颜丹青心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惬意。一想到从今天开始悲惨的生活就要正式拉开序幕,心就一阵阵抽痛,烦闷和忧郁接踵而来。

办公室里寒气逼人,黎海

风的眼神和语言就像带着寒气的利剑和锋刀,冰冷彻骨。渐渐地,颜丹青感觉自己的头脑和肢体都在这种寒气中冻结了,思维越来越迟钝,行动越来越迟缓。这样的日子每过一天她都会在日历上做个记号,数数才几十天,感觉却像过了几十年。

下午,王总给颜丹青打了电话,让她到他办公室去一下。王总亲自给她沏了一杯茶,原来都是颜丹青给他沏的,现在不一样了,颜丹青是他的客人了。

他点了一根烟,坐在颜丹青的对面,半晌没有说话,直到一支烟抽完。

空气中有种沉闷的味道。终于他退了烟蒂:“丹青,我老了,该退休了。”

杯子一歪,开水流到颜丹青的手上,但她没感觉到疼痛。

“王总,您才五十多岁,还没到退休年龄。”

“丫头,这段时间我总爱回忆过去,我还记得你刚到公司时的样子,头发短短的,稚气单纯,总爱穿运动服。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年过去了,当年活泼开朗的小丫头也快步入中年了。唉,我也成小老头了!不服老不行哦!”

颜丹青鼻子一阵发酸。看着王总花白的头发,凝视着王总不再挺拔的身躯,颜丹青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王总真的老了。一种悲凉的感觉涌上心头,她的声音不由自主有些颤抖:“王总!”

“哈哈,不说这些了。丹青,过两天文件就下来了,黎总将任我们分公司的总经理。”

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滴落在颜丹青的脸上,尽管她早有预感,可她还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